



映日荷

YING RI HE

解放军文艺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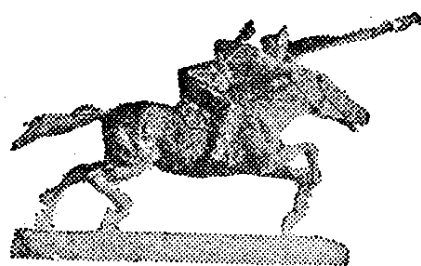
7.2

BH31101

I217.2
62
3

映 日 荷

王 炳 根 等

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

△884892

映 日 荷

王 炳 根 等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(北京安德里北街 21 号)
一 二 〇 一 工 厂 印 刷 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5 · 字数 92,000
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· 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 10137 · 38 定价 0.42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人物,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福建和广东侨乡的风情,经济特区的色彩,以及驻军战士的情感、品格和生活。这是一本有故事情趣、有生活特色的短篇小说、散文集。

封面设计: 肖映川

目 次

房东姑娘·····	叶剑凌(1)
映日荷·····	王炳根(15)
细雨蒙蒙·····	江 水(28)
雨夜·····	林立乐(38)
小铜壶的风波·····	刘晨辉 万 泉(47)
林泰和他的“赛狮”·····	杜佐祥(61)
风吹树叶哗哗响·····	张鲁滨(75)
斗蟋蟀·····	陈定兴 莫少云(95)
哨所花·····	莫少云(112)
三月·····	阿 滨 文 勇(117)
小街哟，你在我心上延伸·····	刘爱民(126)
人生的答卷·····	熊相仔 李克勤 王耀成(136)

房东姑娘

叶 剑 凌

—

六月的一天，赵小茹从省城姑妈家回到侨乡来，刚进自家小院，感到很稀奇：咦！小院里怎么晒出军装来？

奶奶告诉她，厢房里住上了四个解放军，是到这儿打山洞的。村里各家住的都有，这会儿人上班去了。

“怪不得我在村口遇见两个买菜的兵。”她心里说，便好奇地走进他们住的小平房：四块小铺板紧挨着，一头靠着墙，上面摆着四张小草席，四床折得方方正正的小被单；墙上齐齐挂着四个绿挎包，四条皮腰带，另一面墙上是四件军装，衣脚还拿根小绳贴墙压着；还有四张小方凳，四个脸盆，四个茶缸……什么都是“四”，紧紧靠在一块，象亲亲热热的四胞胎兄弟。小茹觉得很新鲜。

从房间出来，她去看院里种的那四五十盆花草，喊奶奶：“你每天都记得浇我的花？”

“记得记得。这阵都是那些兵替你浇的，连家里的水他

们也包了。”奶奶在厨房里应她。

“他们是什么样儿？”她跑进厨房，问奶奶。

“这怎么说哩，”奶奶翻着煎在锅里吱吱发响的咸带鱼，头也不抬地说，“人都很年轻，大不了你岁把，比你勤快多呢，下了班就帮我干这忙那，领头的说是个副班长，很懂礼貌……”

傍晚，那些兵回来了，带回一串响声。整整四个！头发短短的，挟着藤帽，军装没领章，打着大补钉，湿漉漉地贴在身上。全身土蒙蒙的，那脸，简直不能看，花糟糟的！“这哪象解放军？象烧窑的！”小茹躲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，从窗帘后一个个偷瞧他们，大失所望。

四个兵在小平房里乒乒乓乓一阵响，端着脸盆出了院门，又带走了那一串声音。

“奶奶，他们干些啥呀？”小茹跑到楼下，问。

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打山洞的。”

“那一脸一身的汗和土呢？”

“他们天天都这样，辛苦罗。”

他们回来了，洗了个澡，眉眼清朗多了，白衬衣扎在绿裤子里，蹬着塑料凉鞋，这才有点样子。四个都还没有胡子，两个长得白些，一个黑红脸蛋象烤得太熟的面包，还有个儿比别人都矮。他们把衣服晾在竹竿上，走回屋里去，一只口琴“呜呜呜”吹起来，有人唱起豫剧曲子，跟着是笑声和骂声。

“他们一回来就热闹了。”奶奶盛着稀饭，对饭桌旁的小

茹说。

“他们还不吃饭？”

“他们等号子，号子响了才能开饭。”

这时，矮个兵走进厨房，挑起水桶。她明白了，抢上去按住扁担：“我来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那兵疑惑地看着她。

“主人！”

“……？！”

姑娘庄重的回答使那兵畏缩了，乖乖地把担子让给了她。

二

不到两天，小茹就认识那四个兵了。矮个兵叫小石，手脚勤快而嘴巴沉默，整天除了干活，便一个人不作声地坐在床前写写画画；会吹口琴的是副班长，姓王，正经得叫人受不了，连借一根她家晒衣服的竿子，也要说：“嗯，对不起，我想向你借根竹竿晒衣裳。”面包脸的那个叫小赵，跟小茹同姓，也最讨人喜欢，整天欢蹦乱跳，见到奶奶就用刚学来的本地侨乡的话招呼说：“老依姆，汝些乍（吃早饭）？”“些忙唠（吃晚饭）？”“乌可卡溜没（没有去玩吗）？”逗得奶奶直笑。还有个书生样的，叫小于，腼腆得叫姑娘愤怒，多瞄他一眼，脸便红了，最好就马上逃开。

每天清晨，他们总是早早跟号子声起床。出完操回来，

就打扫小院子，浇平房前的花，把自己住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还赶着给小茹家厨房里的大水池挑几桶水。等小茹起床，只能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小院和晒在竹竿上的军装，从院门到厨房的那段水泥路上留着水迹，那一片色彩斑斓的花草的叶片上，还在“嘀嗒嘀嗒”向下掉水珠。兵们已经上班去了。有时他们是下午去，直干到深夜才回来，每天都是去时一身干，回来一身湿。晚上时间，也多集中到连队上课，学唱歌，看电视，在院子里活动的时间不多。小茹看着他们整天匆匆忙忙的脚步，紧紧张张的动作，一身汗泥的工作服，心里怜悯他们，觉得这些兵生活很辛苦，一点也不自由。

有空的时候，他们就和奶奶拉呱，问村里的风俗习惯，孩子在国外的生活情况，也谈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和家乡的事。他们谈得很热火。但对小茹却显得三分拘谨，即便是最爱说笑的小赵，跟她说话也正正经经的。刚认识那阵，小赵问她：

“你干啥工作的？”

“工作？我没工作！”

“什么，你没工作？……也不种田？”小赵原以为她在城里干事情呢。

“干嘛非要工作！”她说，“我们不是城里人的命，国家会给工作？”

“种田也算工作嘛。”

“那算什么，才不贪那几个工分。”

小赵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走了。

小茹心里好笑。看这面包脸那副神色，这有什么奇怪，他不懂得侨乡生活，村里这样的姑娘媳妇多着哩。

小茹生长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华侨家庭，是赵家唯一的女孩。在奶奶的娇惯下，小茹是全家最得宠的“公主”。她今年十九岁，高挑个，长得白白嫩嫩，村里人都说她不象乡下人。两年前，母亲和哥哥到在国外做工的父亲那里去了，留下她陪伴奶奶。去年高中毕业，量量自己，考大学没指望，便连名也不报，拿张高中毕业证书，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学校。

在动乱的学生时代，给她留下的是零星可怜的书本知识和令人懊丧的记忆。读小学的时候，她很羡慕唱样板戏的演员，觉得她（他）们很光彩，那么多地方贴她（他）们的画，那么多人家跟着她（他）们学唱。她做过当样板戏演员的梦。再大些后，懂事了，才知道有海外关系人家的政治地位是低下的，理想和愿望都无从谈起了。侨眷家庭那种政治上的自卑和寻求物质实惠的偏安心理，同奶奶动听的闽剧唱段一块儿传给了她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侨乡人精神上的枷锁拿掉了，社会上开始尊重、甚至羡慕华侨了。这使她感到欣慰和荣耀，但却没鼓起理想和志向的翅膀。她觉得，理想和志向是过时的彩色气球了。眼下，人们都在讲求实惠，在鼓着眼睛甚至流着口水看我们华侨生活，还有人干脆装扮成“业余华侨”，我何必还去寻求别的什么东西呢？爸爸寄回的钱够她和奶奶开销的了。所以，高中毕业后她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也

没想要干什么……

三

从小院里住下四个兵后，小茹安稳的生活程序有点给扰乱了。现在早晨起床，她不知做什么才好，花不用她浇了，小院不用她扫了，就是水池里的水也很少轮到她挑。四个兵替她把一天要做的事做完了一半。一天、二天、十天，……她心里感谢他们，她奇怪他们整天匆匆忙忙，辛辛苦苦，怎么还有时间和力气干房东家的事。

她觉得一个人懒洋洋的，就躺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听三用机。三用机播唱的大多是香港歌星的歌儿，软绵绵，轻飘飘，令人神颠魂迷，她一直很喜欢听。现在，不知怎么渐渐乏味，光是这调子，一首重一首，最好能换一换。

连续几天兵们收工回来，用板车给小院拉来沙子和黄土。这是他们见院角那一片花盆下，全用一色青砖支垫着，便建议奶奶在放花盆的地方砌个假山池，池沿上摆小花盆，两边再砌两层花台摆大花盆，使小院更美些。奶奶说早想这样做，砖和水泥都已备好，就因泥水匠要价太高，才拖下来。副班长说，这点子工程他们就能干。

这个星期天，四个兵在小院里忙开了。他们移走花盆，清出那块地面，担水，筛沙，和泥，浸砖；敲、砌、抹；吆喝，嘀咕，嘻笑。小院非常热闹。奶奶也被兵们吸引到那儿去了。

小茹按奶奶吩咐，在厨房里为兵们熬绿豆汤，听得奶奶

在院里乐呵呵地说：“解放军真行，什么都能干，我们家小茹喜欢种花种草，可就不懂这么弄，可差你们多呢！”

“她是女孩子嘛。”小赵说。他正在和泥。

小茹鼻子里“哼”了声：“神气什么，待会看你怎么喝女孩子熬的绿豆汤……”奶奶还在穷唠叨，说小茹身子弱，拿不起重活；说现在年轻人心眼大，有吃有玩还不满足。小茹烦了，走出去拿怨脸给奶奶看：奶奶，你该闭嘴了。

副班长比划着地上用砖头排出的轮廓线，征求祖孙俩对假山池和花台大小比例的意见。

“行呀，行呀！你们摆的样子很好了。”奶奶连声说。奶奶不知忙活些什么，也沾了两手泥。

“把周围环境弄好了，人的心情也舒服。”副班长边砌砖边说，“你们这儿人蛮懂过日子的，卫生搞得好，差不多家家院子里都种花种草。”

“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，”奶奶回答，“文化大革命那会都除掉了……说得是呀，花草怎么会变成资本主义。现在政府好了，讲政策了，好多人家又种上了，而且更贪种，一弄一大片。我们家买花买盆子不知花了多少钱。”

“种这一片花可得操不少心吧？”

“你问她，”奶奶朝小茹一努嘴，“兴趣来时比谁都忙。”

“当然，”提起自己种的花，小茹骄傲和夸耀的神情又来了，“要有好花香，就得花力气流汗水，好看不好栽。”

“是这样！”副班长点点头，会意地笑了，“看自己培养出来的花心里总是骄傲的，因为这是劳动换来的。”

“你们当兵的也喜欢花花草草？”

“你奇怪？”副班长的笑意更深沉了，“当兵的兴致浓着咧，爱花，爱草，爱山，爱水，爱我们祖国大地上的一切。”

“从泥菩萨爱到小蚂蚁。”小赵添了句，还加了个滑稽动作。

整个小院都哄笑起来。小于竟也大方起来，抹一把脸上的汗，第一次正眼看着小茹说：“你家这盆含羞草开花了，会结籽吗？到时给我几颗。”

小茹心里很快活，和兵们在一块，顶有趣的。她忽然记起锅里的绿豆汤：“待会熟了，多给他们放些糖。”

四

假山池和花台的新鲜感保持不了几天，小茹又觉得整天懒洋洋的了。

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几了，这么闷，这么烦，是天热的原因？小茹做什么都觉得没兴致，躺着听唱片，一会便乏味起来。她关掉三用机，到美珠家去了。

美珠是她的好同学，她那儿新闻很多。她告诉她：村上谁家小伙子前些日子出国了，在香港大货轮上当水手；谁家什么人最近回来，带回一部小旅行车；谁家当教师的哥哥平反了，从青海调回来了；还有哪个女同学订婚了，男家很有钱，父亲在加拿大当菜馆大厨师……话扯多了，又说到解放军：

“你听说了吗？前村那条暗沟！”美珠扬扬眉毛，“他们昨天把它翻起来。那沟有二十多年没疏了，臭气熏天。那些兵下到沟里起泥，一个个憋着气，扭着脸，叫人看了真难受。一个月才拿六七块钱，却干这种没人干的活……”

“他们总是这样，干自己的活，也干别人的活，一天不停。”小茹感叹地说。

她们谈累了，小茹便回家吃饭。

路上，远远看见好多兵扛着钎、锹、大锤、棍棒、木杆，急急忙忙往山上跑，气氛很紧张。只听路旁有人说塌方了，什么叫“塌方”，她似懂非懂。

正是中午，八月的骄阳照得小院一片白光，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这烈日的光焰下低头蜷伏，昏昏欲睡。热从天上罩下来，又从地下蒸发起，烤得人真想找个冰窖往里跳。小茹边吃饭边淌汗，毛巾都揩得能拧出水了。

“奶奶，听人说工地塌方了。”小茹瞧着小平房那面虚掩着的小门。

“塌方？”奶奶大吃一惊，“准是山洞冒顶了，这些兵娃，咳！都这么拚性命。”

“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，今天他们这时候还没下班。”小茹呐呐地说。

她很奇怪自己怎么担心起他们来。她跟他们有什么相干？可是，为什么她会跑上三楼的北窗口，出神地往他们施工的山上张望？那是一座青褐色的石头山，有几处地方是白白的，那是刚掘开的山洞口。许多兵匆匆忙忙地在洞口

跑进跑出，太阳的白光毒辣辣地照着他们。

她久久望着，觉得心里不安，但一时又说不出个滋味。都是做人，都是生活，他们那么辛苦，整天忙；自己却这么清闲，在房子里乘凉，整天玩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对，不让他们再给家里挑水，扫地，浇花了……

中午，楼上热得睡不着，她便搬张竹床到楼下厅堂去。奶奶正在堂前烧香。奶奶烧了一辈子香，天天祷告佛爷保佑全家，保佑在国外的儿子媳妇平安无事，保佑他们有工作，挣回钱。小茹经常嘲笑奶奶老迷信，白让泥菩萨骗走了那么多香火钱。

她现在躺在竹床上不声不响地看奶奶。奶奶半闭着眼，双手合十支在颌下，嘴唇不出声地一动一动的，样子好虔诚。前面香坛上，四炷细杆兰香燃烧着，厅堂里烟雾缭绕，香气扑鼻。

小茹不解，今天为什么是四炷香，而不是平常的三炷呢？她突然爬起来，抓起一大把香条，划火柴点着，不够旺，又拿嘴吹吹。奶奶睁开眼睛，惊诧地张开了嘴。

“奶奶，你也给他们求求佛吧！”小茹说。把手里的香火插在四炷香中间。

“他们？谁？”

“山上的解放军，还有我们家住的那四个兵。”

奶奶嗔怪地瞪了她一眼：“傻姑娘，你没见今天我烧的是四炷香吗？”

小傍晚，四个兵才精疲力尽地回来，都象刚从泥水塘里

捞起的。副班长让小赵和小于扶着。他的脚砸伤了，裹着纱布，透出血迹。他们一屁股坐在房前的石阶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然而都很兴奋。

小赵一口气咕噜下一水壶凉开水，张着嘴，脖子鹅似地前伸着，好半天才透过气来，回答着奶奶的问话：

“咳，咳呀老依姆，差点不能和你再当邻居了，……塌方！好多石头崩下来，把我们堵在洞子里，……依姆，乌开追没（有开水吗）？垂丫卡（口好渴）……谢谢！”他还是那副嘻嘻哈哈的调皮相。

副班长告诉奶奶，上午他们一个排被塌下的沙石困在洞里，全营人挖了半天才把他们扒出来。

“啧啧，这多危险，千万得小心。离家这么远，做事都得先掂量掂量。”奶奶心痛地叮嘱着。

“老依姆，莫要紧，危险一下有慰劳，今晚十二道菜呢。”小赵真讨厌，人家正正经经说话，他就这么插进来。

副班长笑道：“我们都很小心，这回是偶然事故。”

他们端着脸盆洗澡去了，副班长还由小于扶着走。远远还听到小赵说什么十二道菜，他的计算公式是：塌方+抢救+活着=十二道菜。四人好一阵笑，小赵还吹了声响亮的口哨。

四摊汗渍留在刚才他们坐过的石板上。

“瞧他们，哪来的这么多快活？……”小茹困惑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象问奶奶，又象问自己。

五

只要兵们一上班去,各种快活的声音便消失了,小院恢复了平静,静得使人觉得死气沉沉。小茹心情越来越不好,烦闷,无聊,从楼上走到楼下,又从楼下走到楼上。看花,听音乐,翻书,勾纱巾,都觉得没有意思。天热,一动一身汗,她也懒得象过去那样细细整理房间,擦地板,洗台阶。家里的一切,从前看着那么舒心顺气,现在却令人生厌。她又想到城里姑妈家去,姑妈一家都很喜欢她。

“你才去多久,又要去,不在家里陪奶奶。”奶奶正在打麻将。同桌的都是邻居老太婆。小茹讨厌和这些老太婆交往,她们的罗嗦与迂腐,愈来愈叫人不能忍受。

“在家里真没意思,烦死了。”她撅起小嘴巴。

“你不会找美珠玩。”

“更没意思。”

小茹上姑妈家去了。五天以后,又回来了,丧着脸告诉奶奶,姑妈家也没意思。城里人现在都在组织劳动服务队,搞小摊小店小作坊,把没事干的人都收进去了。闲在家里的小表姐现在也参加了街道缝纫组,不能再陪她到处玩了。每天一上班,姑妈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,守着空空的房子,她寂寞得要生病了。

这时,副班长正坐在屋檐下,裹着纱布的脚支在另一张凳子上,看着一本书,不一会儿又放下来,用手拍拍腿,叹着